



王
夫
之
著
作

思問錄
侯解
黃書
噩夢

〔清〕王夫之 著

中
華
書
局

〔清〕王夫之著

思問錄
黃書

俟解
噩夢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思問錄; 俟解; 黃書; 噩夢/(清)王夫之著; 王伯祥點校. - 北京: 中華書局, 2009. 8

ISBN 978-7-101-06628-9

I. ①思…②俟…③黃…④噩… II. ①王…②王…
III. 古典哲學-中國-清代-文集 IV. B249.2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032890 號

思問錄 俟解 黃書 噩夢

[清]王夫之 著

王伯祥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6 印張·2 插頁·100 千字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3000 冊 定價: 16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6628-9

出版說明

思問錄內篇、外篇各一卷，俟解一卷，是王夫之的兩部哲學著作。據他自稱，生平受宋朝張載的影響最深，著有張子正蒙注，對於張載的哲學思想，加以正確和詳盡的闡發，我們已另爲印行。據潘宗洛所作的船山先生傳說，思問錄內、外篇的著成在正蒙注之前，與正蒙注互相發明。俟解的著成，照題辭所記的年份是一六八四年（清康熙二三年，甲子），在他逝世前八年。

思問錄內篇以討論哲學問題爲主，外篇涉及許多科學的問題。俟解特別注重在個人的修養方面，但仍然從他的哲學理論出發，尤其是對於唯心主義哲學的批評，極爲深刻。這兩部書有許多可以補充正蒙注的地方，所以最好與正蒙注參看。

黃書和噩夢，是王夫之關於政治問題的著作。黃書著成於一六五六年（清順治一三年），噩夢著成於一六八二年（清康熙二十一年）。他一生堅持反清主張。黃書的主旨，他後序裏說得很明白，就是「拒閒氣殊類之災，扶長中夏以盡其材」。首篇原極的結尾，說螞蟻（玄駒）尚且能够保護族類，不受別種蟲類的侵犯，做了人類的君主，却專爲保有一家的富

貴，對本族臣民極端的猜忌防制，以致不能抵禦外患，可說連螞蟻都不如。在古儀篇裏說歷代王朝一姓的更換，算不了什麼，最可痛恨的是宋朝的被女直、韃靼所覆滅，才是「生民以來未有之禍」。推究其原因，是從秦起頭，把天下當做一姓的私產，極端中央集權；到了宋朝，「削節鎮，領宿衛」，「以潰無窮之防」，所以他罵他們是「孤秦陋宋」。爲了抵抗外患，他主張地方分權，增強邊區的防禦武力，優待中央和地方官員，給以相當的職權，不加以牽制。這一類意見，在他所著讀通鑑論、宋論等書中發揮得更爲透徹。噩夢是就他看到的當時實際政治情況提出改革的意見，他自序說明只是「因時之極敝而補之，非其至者也」。雖然現在事過境遷，却因此可以看到他對於實際事務的精密的觀察和周詳的規畫。

原書中有許多作□□的缺字，大概係「華夏」、「夷狄」一類的字，刻本爲了避清廷的忌諱，不敢刻出。現在除黃書原極篇根據船山學報曾慶榜黃書宣義加以填補外，其餘雖可從文義推知，不敢逕改。又，原稿對於少數民族如「伧儺」等都照舊文作「𠂔」旁，現在也暫仍其舊。

思問錄、俟解和黃書、噩夢原來是分成兩本書，由我局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分別出版，一

九八三年兩書先後第四次印刷。一九八二年黃書噩夢重印時，我們據曾氏金陵刻本重新作了校勘，並改正了若干文字標點錯誤。其中噩夢一書，還參考湖南周調陽先生依據一未署名抄本對照船山遺書作的校勘記，改正書中訛脫及原作□者共十餘處。這兩本小書久已絕版，讀者無處尋覓，爲此我們決定將其合爲一冊出版，新編了目錄，改寫了出版說明。其他不妥的地方，敬希批評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九年三月

目錄

思問錄.....

一

內篇.....

三

外篇.....

三四

俟解.....

七五

黃書.....

九

原極第一.....

一〇

古儀第二.....

一〇四

宰制第三.....

一〇七

慎選第四.....一七

任官第五.....三二

大正第六.....二五

離合第七.....三三

後序.....三六

噩夢.....三九

思問錄

思問錄內篇

衡陽王夫之譚

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！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！」人性之善徵矣。故以言徵性善者，知性，乃知善不易以言徵也。必及乎此而後得之。誠及乎此，則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，道義之門啓而常存。若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，乃枯亡之餘僅見于情耳，其存不常，其門不啓，或用不逮乎體，或體隨用而流，乃孟子之權辭，非所以徵性善也。

目所不見，非無色也。耳所不聞，非無聲也。言所不通，非無義也。故曰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」。知有其不知者存，則既知有之矣，是知也。因此而求之者，盡其所見，則不見之色章；盡其所聞，則不聞之聲著；盡其所言，則不言之義立。雖知有其不知，而必因此以致之，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，此聖學、異端之大辨。

目所不見之有色，耳所不聞之有聲，言所不及之有義，小體之小也。至于心而無不得矣，思之所不至而有理未思焉耳。故曰「盡其心者知其性」。心者，天之具體也。

知、仁、勇，人得之厚而用之也至。然禽獸亦與有之矣，禽獸之與有之者，天之道也。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，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，人之道也。故知斯三者，則所以修身、治人、治天下國家以此矣。近者，天人之詞也，易之所謂繼也。修身、治人、治天下國家以此，雖聖人惡得而不用此哉！

太虛，一實者也。故曰「誠者天之道也」。用者，皆其體也。故曰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」。無極，無有一極也，無有不極也。有一極，則有不極矣。無極而太極也，無有不極，乃謂太極，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行而後知有道，道猶路也。得而後見有德，德猶得也。儲天下之用，給天下之得者，舉無能名言之。天曰無極，人曰至善，通天人曰誠，合體用曰中，皆贊辭也。知者喻之耳。喻之而後可與知道，可與見德。

天不聽物之自然，是故絪縕而化生。乾坤之體立，首出以屯。雷雨之動滿盈，然後無爲而成。若物動而已隨，則歸妹矣。歸妹，人道之窮也。雖通險阻之故，而必動以濟之，然後使物莫不順帝之則。若明于險阻之必有，而中虛以無心照之，則行不窮而道窮矣。莊生齊物論，所憑者照也，火水之所以未濟也。未濟以明測險，人道之窮也。

太極動而生陽，動之動也；靜而生陰，動之靜也。廢然無動而靜，陰惡從生哉！一動一靜，闔闢之謂也。由闔而闢，由闢而闔，皆動也。廢然之靜，則是息矣。「至誠無息」，

況天地乎！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，何靜之有！

時習而說，朋來而樂，動也。人不知而不愠，靜也，動之靜也。凝存植立即其動。嗒然若喪其耦，靜也，廢然之靜也。天地自生而吾無所不生，動不能生陽，靜不能生陰，委其身心，如山林之畏佳，大木之穴竅，而心死矣。人莫悲于心死，莊生其自道矣乎！

在天而爲象，在物而有數，在人心而爲理。古之聖人，于象數而得理也，未聞于理而爲之象數也。于理而立之象數，則有天道而無人道。疑邵子。

乾以易知，惟其健也。坤以簡能，惟其順也。健則可大，順則可久。可大則賢人之德，可久則賢人之業。久大者，賢人之以盡其健順也。易簡者，天地之道，非人之能也。

「知至至之」，盡人道也。「知終終之」，順俟天也。「九三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」，人道之所自立。故天壽不貳，修身以俟命，所以立人道也。非躍而欲躍，以強合乎天體；非潛而欲潛，以委順而無能自紀：人道不立矣，異端以之。

誠斯幾，誠幾斯神。「誠無爲」，言無爲之有誠也。「幾善惡」，言當于幾而審善惡也。無爲而誠不息，幾動而善惡必審。立于無窮，應于未著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矣，神也。用知不如用好學，用仁不如用力行，用勇不如用知恥。故曰心能檢性，性不知自檢其心。

莊周曰：「至人之息以踵。」衆人之言動喜怒，一從膺吻而出，故縱耳目之欲而鼓動

其血氣，引其息于踵，不亦愈乎！雖然，其多廢也，浚恒之凶也。五官百骸，心腎頂踵，雷雨之動滿盈，積大明以終始。天下之大用奚獨踵邪！

過去，吾識也。未來，吾慮也。現在，吾思也。天地古今以此而成，天下之亶亶以此而生，其際不可紊，其備不可遺，嗚呼難矣！故曰「爲之難」，曰「先難」。泯三際者，難之須臾而易以終身，小人之微幸也。

乾稱父。父，吾乾也。坤稱母。母，吾坤也。父母者，乾坤之大德，所以繼吾善也。「我日斯邁而月斯征，夙興夜寐，無忝爾所生」，思健順之難肖也。

不畏心之難操則健。不疑理之難從則順。

力其心不使循乎熟，引而之于無據之地，以得其空微，則必有慧以報之。釋氏之言悟止此矣，覈其實功，老氏之所謂專氣也。報之慧而無餘功，易也。爲之難者不然，存于中歷至蹟而不舍，溫故而知新，死而後已，雖有慧，吾得而獲諸！

勇者，曾子之實體也。樂者，顏子之大用也。藏于無所用，體之不實者多矣。見于有所用，用之而不大也久矣。

舜之飯糗茹艸，若將終身。乃爲天子，被袵衣，鼓琴，二女果，若固有之，以處生死視此爾。終日乾乾夕惕若，故無不可用也。先立其大者以盡人道，則如天之無不覆，地之無不

載，近取諸身，飲食居處，富貴貧賤，兼容並包而無疑也。非此而欲忘之，卑者不可期月守，高者且絕人理而芻狗天下，愈入于僻矣。

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」，在人之天道也。「由仁義行」，以人道率天道也。「行仁義」則待天機之動而後行，非能盡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矣。天道不遺于禽獸，而人道則爲人之獨，由仁義行，大舜存人道聖學也，自然云乎哉！

陰禮陽樂，禮主乎減，樂主乎盈，陰陽之撰可體驗者，莫此爲顯。故曰明則有禮樂，幽則有鬼神。鬼神，陰陽之幾也，禮樂之蘊也。幽者明之藏，明者幽之顯也。知此則太極動而生陽，靜而生陰，陽有條理，陰有秩敘，非有以生之，則條理不成，秩敘亦無自而設矣。靜生秩敘，非幽謐閨寂之爲靜可知。嗚呼！靜之所生秩敘之實，森森乎其不可斲，而孰其見之！

天者道，人者器，人之所知也。天者器，人者道，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！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」。「相在爾室，尚不媿于屋漏」。非視不見，聽不聞，體物而不可遺者乎！天下之器，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。人道之流行，以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見其迹。故曰天者器，人者道。

人欲，鬼神之糟粕也。好學、力行、知恥則二氣之良能也。

甘食悅色，天地之化機也。老子所謂猶橐籥動而愈出者也，所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者也。非天地之以此芻狗萬物，萬物自效其芻狗爾。有氣而後有幾，氣有變合而攻取生焉，此在氣之後也明甚。告子以爲性，不亦愚乎！

天之使人甘食悅色，天之仁也。天之仁，非人之仁也。天有以仁人，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。恃天之仁而違其仁，去禽獸不遠矣。

有公理，無公欲。私欲淨盡，天理流行，則公矣。天下之理得，則可以給天下之欲矣。以其欲而公諸人，未有能公者也。即或能之，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，無所往而不稱愿人也。

風雨露雷之所不至，天之化不行。日月星之所不至，天之神不行。君子之言天，言其神化之所至者爾。倒景之上，非無天也，蒼蒼者遠而無至極，惡庸知之哉！君子思不出其位，至于神化而止矣。

神化之所不行，非無理也，所謂清虛一大也。張子。神化之所行，非無虛也，清虛一大者未喪也。清受濁，虛受實，大受小，一受蹟。清虛一大者不爲之礙，亦理存焉耳。函此以爲量，澄此以爲安，濁而不滯，實而不塞，小而不煩，蹟而不亂，動靜各得其理而量不爲誦，則與天地同體矣。若必舍其神化之迹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，奚能哉，抑亦非其類矣！神

化者，天地之和也。天不引地之升氣而與同神化，則否矣。仁智者，貌、言、視、聽、思之和也。思不竭貌、言、視、聽之材而發生其仁智，則殆矣。故曰「天地不交，否」，「思而不學，則殆」。

五性感而善惡分，周子。故天下之惡無不可善也，天下之惡無不因乎善也。靜而不覩若覩其善，不聞若聞其善，動而審其善之或流，則恒善矣。靜而不見有善，動而不審善流于惡之微芒，舉而委之無善無惡，善惡皆外而外無所與，介然返靜而遽信爲不染，身心爲二而判然無主，末流之蕩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辭，悲夫！

善惡，人之所知也。自善而惡，幾微之介，人之所不知也，斯須移易而已，故曰獨不學而能，必有良能。不慮而知，必有良知。喜怒哀樂之未發，必有大本。斂精存理，翕氣存敬，庶幾遇之。墮氣黜精以喪我而息肩者，不知有也。

能不以慕少艾妻子、仕熱中之慕慕其親乎，能不以羊烏之孝、蠶螳之忠事其君父乎，而後人道顯矣。順用其自然，未見其異于禽獸也。有仁，故親親。有義，故敬長。秩敘森然，經綸不昧，引之而達，推行而恒，返諸心而夔夔齊栗，質諸鬼神而無貳爾心，孟子之所謂良知、良能則如此也。

天地之塞成吾之體，而吾之體不必全用天地之塞。故資萬物以備生人之用，而不以仁